

医院已过冬 新冠还没走



2月9日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留观室出现空闲床位。



仁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黄欢。



2022年12月21日,感染潮来临时 北京朝阳医院拥挤的发热门诊。



2月9日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最后一位新冠阳性病人(右一)正在吃晚饭。

新冠疫情尚未结束,但很多迹象都在表明,疫情的冬天快要过去了。

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科,这个冬天最多时挤了41张病床的留观室,如今只住着14位病人,而且多数是心脑血管疾病、肺部感染的老人,其中只有一位新冠阳性老人,入院40天,核酸检测结果仍未转阴,与他同期来的老人,除了故去的,都已康复出院。

事实上,近一个月以来,这间急诊室再没新增一例新冠阳性病例,1月17日以后,曾一度被疯抢的一种新冠口服药再没新开过一盒。

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月8日公开的数据显示,全国在院新冠病毒感染者中,重症患者数量于1月5日达到峰值12.8万,随后持续下降,2月6日下降至0.2万;在院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病例数于1月4日达到每日峰值4273例,随后持续下降,2月6日下降至102例。

2月9日傍晚,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急诊科医生秦宇红溜达到留观室时,看见那位81岁的新冠阳性老人正坐在病床上吃刀削面,病情稳定,精神状态良好,已不再需要特别的治疗,但医生仍在监测他的病情变化。这一天,全国在院重症患者数量减少到424例。

现在科里的那些病人,每个人病情我了解得差不多了,40多个(重症)病人,我哪儿能记住。秦宇红说,有一种“连滚带爬”过来的感觉,而现在,把身上的泥浆、尘土甩完,一身轻松,连人都胖了10斤。

暴风骤雨后,一个特别的春节

与那段搏命重症高峰的日子相比,2023年春节过后的急诊完全是另一副模样。

输液室有空椅,抢救室有空床,呼吸机在一旁,临时搬来应急的氧气罐、监护仪早已撤走了,病人不再为排队三四个小时才能看上病而发愁、吵架,医生也不再为看不完的病人而焦虑、绝望。

2月9日,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公开表示,实施乙类乙管措施以来,全国疫情日趋平稳,防控工作转段平稳有序。此前的1月30日,国家卫健委宣布,全国整体疫情已进入低流行水平。

急诊现在完全恢复正常。秦宇红告诉记者,急诊门诊量从最高峰时的600余位,回落到160余位,他不用再盯着办公桌上的那台电脑,为还有百余位病人在排队候诊而着急。

如今,在他的办公桌上,那台电脑常黑着屏,他甚至有时间坐下来回想当实习医生时的种种趣事。2月9日下午,他的桌上多了一束鲜花和两件礼盒,那是下午医院开会时,他获得的,除此之外,还有掌声,以及急诊科拿到的年度优秀集体的荣誉。

那是全科人共同的努力,不是我个人的。秦宇红说,听说上面给了一笔钱,要给我们发抗疫补贴,大家都很高兴。

只有医务部主任汤传昊心里清楚,那段时间,秦宇红数次落泪。他都咳血了,也一直扛着,崩溃过几次。汤传昊说,要人没人,又在看不过去那么多病人。

汤传昊说,那时的医生就像电影《血战钢锯岭》里的军医,心里想着的是多救一个是一个,而顾不上自己是不是在透支生命。包括他自己,10余年的腰椎间盘突出老毛病那阵子又犯了,有时疼得站不住,走路时要推着轮椅,只能吃止痛药缓解。

秦宇红再谈起那段经历时,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,“硝烟弥漫,却又恢复了勃勃生机。”

跟3年前差不多了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(以下简称“仁济医院”)急诊科医生黄欢也告诉记者,不再筛查核酸,不再进行二级防护,不再要求消杀与隔离,医生已从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,可以踏踏实实地去救每一个病人。

急诊也不再像一个多月前那样,拥挤得连下脚的地方也没有。

那个时候,有空的地方都会给病人用。黄欢说,为腾出更多空间,急诊将预检台、收费处搬到搭建在楼外的临时用房里,留观室最多时滞留约405个病人,平时极少安置病人的ATM机旁、消防楼梯口都挤满了病人和家属,连厕所门前也常被堵得水泄不通。

黄欢记得,他交接班时,一般会有10位内科医生在抢救大厅药房,仅他自己最多的一天就接过31本病卡。这样的工作量是史无前例的,昔日的常态是10余本病卡。那时内心其实是有点崩溃的,觉得这工作没办法完成。31个病人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,病人病情也非常重,各种医疗资源也非常紧张。

急诊的输液架也是不够用的,有些日常用来挂毛巾的挂钩,粘贴在急诊室的墙壁上,用来挂吊瓶。类似的不过在2020年年初的武汉也曾出现过,不过是在一家医院发热门诊外的花坛旁,吊瓶挂在凋零的月季花枝丫上。

最艰难的时候,医院呼吸机紧张,药房里吸氧枕一度卖空,黄欢看到很多病人家属带着家庭制氧机来急诊,医院提供电源,病人自己吸氧。

这个真是是一场和病毒赛跑的战场,这个战场像野战医院的场面,从来没有看到过。黄欢说,那时,他将这场战斗称之为“决战”,故事最吃紧时,急诊室的战友连三班倒地倒下,又一位一位地迅速站起来,返岗继续战斗。他至今仍是科里极少数未感染新冠病毒的医生之一。

几乎同时,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也经历着类似的时刻,医生刘霖有一天破纪录地开出近80张住院证。她感

染后一边边咳嗽边工作,嗓子也哑了,不少护士的嗓子也是哑的。刘霖说,有一个年轻家属跑到外面,买了两个喇叭送给我们,不留名就走了。

如今,那两个喇叭还存放在急诊,但已经用不着了。

像是做了一场梦,但回想起来仍觉得后怕。黄欢说。

急诊最困难时,黄欢有20余天没准点吃午饭,通常是一顿早饭后,连值8小时班,不吃不喝不尿。他没有时间是留给自己的。

像是一顿饭,但回想起来仍觉得后怕。黄欢说。

急诊最困难时,黄欢有20余天没准点吃午饭,通常是一顿早饭后,连值8小时班,不吃不喝不尿。他没有时间是留给自己的。

像是一顿饭,但回想起来仍觉得后怕。黄欢说。

急诊最困难时,黄欢有20余天没准点吃午饭,通常是一顿早饭后,连值8小时班,不吃不喝不尿。他没有时间是留给自己的。

像是一顿饭,但回想起来仍觉得后怕。黄欢说。

急诊最困难时,黄欢有20余天没准点吃午饭,通常是一顿早饭后,连值8小时班,不吃不喝不尿。他没有时间是留给自己的。

像是一顿饭,但回想起来仍觉得后怕。黄欢说。

急诊最困难时,黄欢有20余天没准点吃午饭,通常是一顿早饭后,连值8小时班,不吃不喝不尿。他没有时间是留给自己的。

像是一顿饭,但回想起来仍觉得后怕。黄欢说。

急诊最困难时,黄欢有20余天没准点吃午饭,通常是一顿早饭后,连值8小时班,不吃不喝不尿。他没有时间是留给自己的。

像是一顿饭,但回想起来仍觉得后怕。黄欢说。

一个人,初二只有一个人。发热门诊主任荣义辉告诉记者,我们也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。

但荣义辉并没有在这个无比清闲的春节里闲下来。我在加班写我的(专业)文章。荣义辉说,我妈说,你脑子有病,好不容易晚上半夜不给你打电话了,你又开始熬夜写论文。

不过,这也有些复苏的迹象,最近,前来就诊的病人中,甲流 又如同往年春节后一样,多了起来,只是没赶上往年的规模。

打扫战场 总结经验教训

新增的感染者现在已越来越罕见,不少医院正在扫尾重症高峰时留下的少量新冠病人。

武汉市第一医院将各个专科病区收治的新冠感染者,转移到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,其中多数仍在治疗感染后加重的基础性疾病,或合并的细菌性感染。

进入2月,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依然忙碌,季节性呼吸系统疾病多了起来,比如慢性阻塞性肺病,以及链球菌、流感等原因引起的肺炎。

专科ICU也不再收治重症新冠患者,范学朋告诉记者,重症医学科的两间主要用于收治传染性疾病病人的负压ICU病房,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、2022年年底感染潮来临时,都曾用于新冠重症病人的救治,到今年1月中旬,这两间负压病房也腾空了。

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,ICU床位更多地被术后病人占去,也有个别新冠病人,外地治不好,然后到这儿来。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说,现在我们留的后遗症就是口罩摘不下去。

在仁济医院,随着临时新冠病房的一名病人在2月6日出院,外科大楼5楼的骨科五官科病房结束了临时急诊病房的使命。过去的40天里,这个临时急诊病房由全科医学科的团队负责,收治了91名急症的重症患者。

送走最后一个病人当天,全科病房就收治了3位患者,第二天病房就收满了。临时病房最后一位病人出院后,其他新冠病人已陆续转到仁济东院的感染科,如今也只剩31位。

这两天的门诊量已经和正常的同期相比,没有任何差别了。仁济医院急诊科负责人樊翊凌告诉记者,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,比如心理科、心内科、血管外科、呼吸科、中医科的患者就诊数量有明显的增长。

医生刘霖也有类似的感受,她观察到,这段时间前来就诊的患者中,有一部分患者有“长新冠”表现,比如感染后一两个月了,仍会有心悸、胸痛、持续性咳嗽、睡眠质量下降等症状。

还有一部分病人,多是基础性疾病较多的老人,感染后一直在家熬着,把基础病熬重了。有一位88岁的老太太让刘霖印象很深,她是感染后半个月才被家人送到急诊的,那时老人病情已有些严重。

老太太在家烧了一两天就不烧了,也不咳了,就关在家里,家人还特意备了制氧机、血氧仪,照顾得挺好的。刘霖说,但老人一直精神特别差,只能躺在床上,不想吃饭,等疫情平稳后送来医院,却发现老人身体各个器官,比如肾脏、肠胃、肺都出了问题。

以前专家说有“沉默性缺氧”,其实我们觉得不光是“沉默性缺氧”的问题,一些器官的损伤也是“沉默的”。刘霖告诉记者,

疫情渐散去 回归久违的忙碌

年后,重回急诊,刘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,前不久还装得满满的科室,一下子空了许多。她又重新忙碌起来,但这种忙碌与年前的忙碌相比,已不可同日而语。

我们跟她越来越熟了,心态还是不一样的。刘霖说,我们不要总把它消灭掉,(而是)去接受它。

到2月1日,在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支援的医生全部撤离,回归自己的科室。耳鼻喉科、妇产科、口腔科、骨科等。同一天,仁济医院也正式解散了全体应急医疗队,所有医生回归正常工作。

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发热门诊,如今每天只有10余位患者前来就诊,门诊大厅里空荡荡的,医生和护士显得有些无聊,门外曾用于维持排队秩序的铁栅栏也被闲置在一旁。

感染潮来临时,这里最多的一天收治了200余位病人,感染潮过后的春节期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。初一一整天都没

挺奇怪,病毒在人身体内的存在状态每个人是不一样的。可能大部分人健康了,就都走了,但像有些人可能长期带毒。秦宇红说,他打算拿这个病例,参加急诊界的学术交流,听听大家的意见。

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

越过冬天后,樊翊凌用了苏东坡的《定风波》结尾描述他的感触,“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有时候,上班路上车水马龙的,在院门口堵着也没有一点烦躁。樊翊凌说,久违的烟火气、人气回来了,人们宁可堵在路上,也不愿看到城市空空荡荡的样子。

他在2022年春天的上海疫情时,支援过4家方舱医院,经历过路上只有自己一辆车的时刻。那种情况心里是很难受的,所有人都像与世隔绝了,我们就能够出现在街头。

如今,樊翊凌终于不再需要有任何戒心的状态,可以不再过那种小心翼翼的日子,可以摘下口罩,跟全部“阳过”的家里人一起在餐厅吃一顿饭,非常非常快乐。

我们生活当中有些东西是必须要有的。樊翊凌说。

在仁济医院,他感受到医院迸发出一种活力,那是一种久违的感觉,医院的发展也重新步入正轨。但疫情3年,入院病人减少了,病人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,医院的业务营收也减少了。

但医院你总得生存,你怎么样把失去的这些东西补回来?其实(过去3年)是在吃老本。樊翊凌说,只有靠更勤奋地工作了。

这最难的3年,是靠全国大大小小的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扛下来的,他所在的医院医务人员的薪资是照常发放的,但也有些医院医务人员的薪资有所下降。樊翊凌觉得,这3年对医务人员亏欠了蛮多,医务人员也是人,也需要养家糊口的。

他只希望人们不要过了一阵子又忘了这群曾为他们挺身而出的人,希望不再出现喊打喊杀的声音。

秦宇红则有些担心,疫情过后,周边扩张的医院会开始“挖人”,他不想再流失跟着他扛过这3年的战友。这也是荣义辉担心的事情,疫情3年,他所在的感染科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,有不少医护人员选择离职或转行,他自己也有被挖过,但舍不得离开。

最近,他打算再组织科里的人搞一次大聚餐,把队伍的士气重新提起来。上一次大聚餐还是2019年,摆了两桌,坐不下,那时他雄心勃勃,踌躇满志,准备带着大家大干一番。

疫情严重时,感染科的肝病门诊关了,肠道门诊关了,疫苗门诊也关了,只保留了发热门诊。荣义辉说,大概5个月后才重新。那段特殊的日子结束后,他发现科里的人没有一个好的,他在系统里偷偷查看了科里同事的就诊记录,有的神经衰弱,有的月经不调,有的乳腺结节。

在荣义辉看来,新冠病毒“乙类乙管”后,对于感染科而言,疫情真正结束了。

而3年来,疫情反复,从感染科的学科发展上来讲,有很多东西都被落下来,发热只是这个专业中的一小部分,但他脑子里不得不常绷着一根防疫的弦。

但感染科要真的重新回到3年前的状态,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适应。就像修车的,这活儿你要不停地摸,几天不摸就不一样了。荣义辉说,回归后,在真正接触病人时,还需要磨合,但至少现在他们可以放开手去做了。

现在在全国的趋势都是,力争夺回过去的损失并回来,能感觉到一种复苏的势头。重症医学科主任李刚说,他所在的科室新一年的任务已经定下了,学科建设也有了新的愿景,在这样一家创建尚不足10年的医院,他们将全面提高医生的医疗救治能力与质量。

汤传昊也觉得,疫情一段落,医院还是要发展,学科也要建设,可能还没有太多喘息的时间,就有新的目标了。最近他发现,到院食堂吃饭的人多了,他称之为“疫情晴雨表”的他的腰椎间盘突出,疼痛症状缓解了,连门诊楼大厅里的那架钢琴又重新响了起来。

不少医生还很期待,新的一年与全国各地同行们的重逢时刻。过去3年他们失去了太多线下的学术交流机会。

今年春天,汤传昊也有自己的小心思。有时间想带孩子去看看大海。他说,孩子上一二年级时,本来想带他去,机票、酒店都订好了,赶上了疫情。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3折的机票了。

刘霖3年前本来计划去芬兰看极光,雪地靴、羽绒服都买好了,连看极光的玻璃房都选好了,最后行程也落了空。现在,她打算把这个计划重新提上日程。

寒冬过后,许多医生对于今年春天的期望,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。

黄欢想去找个假期周末,带孩子走出上海,去踏青,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他还有一个愿望,希望2023年能回到武汉,跑一次汉马。

当年4月武汉疫情暴发前,他刚刚报名了当年4月的武汉马拉松,但马拉松没跑成,却因支援雷神山医院,在武汉待了45天。3年疫情期间,一年一度的汉马因各种原因取消。

2023年武汉马拉松将于4月16日举行的消息传出后,黄欢报了名,“看抽签能不能抽到。他还咨询了武汉马拉松官网发了一条私信,询问3年前援鄂的医护人员有没有直接的参赛通道。

对这个城市有着特殊的感情,还是想再去看看,看着武汉的樱花。黄欢说,这是我在这个春天比较大的一个愿望。